特别关注·红色基因的新时代传承

他们把风景守成界碑

■王恩生 本报记者 郭丰宽

高原的秋，来得早。游客的车队还在盘山路上缓缓挪动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

同一片蓝天下，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某连潘指导员已经带着巡逻队出发了。

这一趟，50多公里。要翻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，遇多条沼泽暗流，攀几处被叫作“老虎嘴”“刀背山”的险段。

19年前，3名年轻战士倒在了这条路上。在稀薄得近乎残忍的高原空气里，“生命”二字被赋予更沉的分量。

山脊上的碎石簌簌滚落，像大地不经意的咳嗽。观察员喊：“注意！前方易塌方！”潘指导员大吼一声“快通过”。队伍奔出不到30米，人人两颊赭红，喘得像拉风箱。

斗罢艰险又出发。爬山、下坡、涉河、踏冰，一路险象环生，潘指导员自己走在最前头，步子比谁都稳。

曾有人问他：“你就不怕？”

他说：“怕。可我身后这些战友，哪个不是爹妈手心里的宝贝？我带他们出来，就得完完整整地带回去。”

2017年，大学毕业的潘指导员来到高原。第一天，高原给了他一个“下马威”——头疼、胸闷、整夜睡不着。他没有退缩，硬是把自己“钉”在了这里。9年过去，荣获三等功2次、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1次、获得嘉奖3次。

其实像他这样的人，在边防一抓一把。

二级上士周浩在边关守了十几年。巡逻近百趟，里程逾数千公里。问他苦不苦，他咧嘴一笑：“习惯了。”二级上士西热尼玛首批进驻以海拔高度命名的5592观察哨，观侦千余次零差错，比武场上打破手榴弹投掷、精度射击两项纪录，被陆军评为“优秀士官标兵”，两次荣立三等功。

他们有个共同的习惯——从不跟家里说苦。每次打电话，那边问“最近好不好”，这边永远是“好着呢”。可挂了电话，这帮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有的蹲在墙角一言不发，有的对着雪山吼一嗓子，把眼泪憋回去。

他们的脸，一年比一年黑；指甲，一个比一个陷得深；作战靴，磨破一双又一双。可每次爬到5000多米的山口，嘴唇紫得像茄子、气都喘不上来了，他们还抢着往上冲。

记者问潘指导员：“图什么？”

他指了指山脚下。那里有片小小的营区，国旗正升起来，在风里猎猎作响。

“你看那面旗。”他说，“每次巡逻回来，远远看见它在飘，心就落回肚子里了。那种感觉，比吸氧还痛快。”

记者忽然明白——在这片含氧量不到平原一半的土地上，他们找到了比氧气更重要的东西。那是身后千门万户安然入梦的踏实。

游客把风景带走，他们把风景守成界碑。

风又起。潘指导员整了整装备，又走到队伍前头。他的影子，落在雪地上，像另一座移动的山。

新闻样本

“袖珍军史馆”嵌入高原偏远点位

■刘大辉 唐 鹏 本报记者 郭丰宽

记者调查

夜色还未褪尽，海拔4700米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加秋拉哨所，前哨点的板房里已经亮起灯。巡逻出发前，上等兵王志文背好装具，习惯性地拐进走廊尽头那间不过四五平方米的“袖珍军史馆”——

几块折叠展架靠墙支起，一张十八军官兵拽骡马前行的老照片旁，写着“一日翻越两座雪山”；扫码枪“嘀”一声，老兵原声传出：“那年巡逻遇上暴风雪，官兵迷路失联30多个小时，最后大家手拉手跟着牦牛脚印找到回哨所的路。”他盯了10多秒，推门随队扎进夜幕里。

这样的场景，如今在西藏军区千里边防线已成常态。但在几年前，这些孤悬雪山的点位还看不到这些——红色教育的大账本上，主营区里写得满满当当，偏远哨位上却是一片空白。

红色教育不再等官兵走进展馆，而是让展馆“走近”官兵

这几年，西藏军区各部队相继建起设施齐全的军史馆。展柜里，草鞋、电报、历代戍边英模勋章，一件件摆得规整；环幕影院、触控屏、实景还原展示区一应俱全。每逢新兵下连、党团日、授称纪念活动，都会集中组织参观。

可山一爬、路一转、雪一封，同样是这批官兵，到了前沿哨所、驻训场、偏远执勤点，红色教育就“没了水源”。

一位军区领导带领调研组在某哨所蹲点，正碰上下雪。手机没信号，机关下发的“红色教育套餐”打不开。中士白建伟坦言：“不是不想学军史，到营区去场馆，得下山、坐车，交通不便，任务也离不开。冬天封山几个月，场馆再好也‘解不了近渴’。”

调研组又赶赴海拔4600米某驻训点，指导员把教育计划摊开：原定“走进军史馆、重温进藏路”的课，被标红“改读相关资料”。上等兵扎西南杰说：“在营区时，想了解军史可以直接去馆里转一圈，到山上驻训就没这么方便。”

调研数据扎眼：全区旅团级军史馆年接待量突破10万；同期，距旅部团部50公里以上小散远单位，年度人均入馆仅有0.2次；每年野外驻训高峰期，红色教育“断供率”超6成。一份调研报告写道：“大馆越亮，盲区越暗——不是资源多了，是水没引到门口。”

一次议教会上，一位老边防出身的军区领导说：“十八军进藏，扛着红旗走到哪、教育课上到哪。现在红旗插到了雪山尖，课还搁在拉萨展厅。”

共识就这么碰撞出来：大场馆也得学会“分身”。红色教育要跟进雪域战位，办法只有一个——把红色资源从馆里“移动”出来，装进箱子，扛上雪山，送进帐篷，送到哨位。

“红色资源送上门”有其设计标准：红色资源得是原汁原味，不能是“压缩饼干”；“门”得是战位、哨点，不能只是营区大门；送得跟着任务送，不能年初送一次，一次管一年。

军区机关牵头统内容、统标准、统版本，把十八军进藏、边境自卫作战、新时代雪域戍边英模等“母本”原始萃取；各旅团军史馆则对照本单位戍防点位、任务类型和官兵实际，向军区提“点单式”要求。

简单说，军区负责“根正苗红”，旅团负责“对味对口”，由军区统一封装成可扛、可挂、可展开、可更新的“袖珍单元”，随任务配送到战位。

军区把这些流动小馆统称“袖珍军史馆”。从集中到分散，雪域边关的红色教育不再等官兵走进展馆，而是让展馆“走近”官兵。



西藏山南军分区3197哨所下士李佰棋（左一）为新战友讲述英雄故事。 张照杰摄

有了“袖珍军史馆”，喘口气的工夫也能给大家鼓鼓劲

“红色资源送上门”，最怕送一阵、热闹几天。军区在试点时规定：“袖珍军史馆”不是一时应景，而是战位制式“配备”。

办法先从“谁管”破题。连队把“袖珍军史馆”展包交到加秋拉哨所哨长、二级上士彭涛手里，连长说：“你就是这个馆的馆长兼保安兼讲解。”

从此，彭涛的背囊“更重了”。他把展架支在自己房间，每次出发前先扫码听历史，回来再把老兵新讲的一些故事补进去。

内容怎么换？战位变、展陈变、教育变——这条被他们写进《动散条件下红色文化教育实施细则》。

不按“年份”按“任务”：每季度发基础展包，十八军进藏主线、军区英模必选，其余留两块“活板”交给基层填，展包转场同步换“芯”。新兵下连，展架“活板”换成了本连老兵“零差错执行任务12次”登记本影印件。

封山期怎么续？靠哨所“云端红馆”兜底。

某边防团展包存着一段往事：2007年詹娘舍哨所大雪封山，3名官兵遇雪崩牺牲；同年，守哨的老兵杜江南钉在哨上100多天，在笔记本撕下的纸片上写下一句话：“路断了，但升旗的绳子没断，我们每天继续升旗。”这张纸的扫描件进了“袖珍军史馆”。

下士陈彪首次上詹娘舍哨所，封山前总要在那块板前站一会儿。轮到他封山期值守，他也写下留言：“杜老兵，今年发生了雪崩，路又断了，但国旗每天照样升起。”

截图发回机关，下一季展包，他们准备把2007年的老兵留言和2025年的新笺并排印在同一页。

与固定馆最大的区别，是“袖珍军史馆”使用时，无需专门集合、不必另排课表，见缝插针就能展开红色教育。某连巡逻穿过一段“老虎嘴”地形后休息，班长讲起连队展板上1962年在同地形官兵战风斗雪的故事。某边防团潘指导员说：“有了‘袖珍军史馆’，喘口气的工夫也能给大家鼓鼓劲。”

当年底，军区组织第一次专项考评：展包转场次数、活板更新数、扫码收听人次、官兵自补内容条数，4项数据与连队教育考评挂钩。某旅一年换“活板”47块，自补内容100多条；同期营区大馆讲解场次没少，小散远点教育“断供率”降到4%。

在任务现场邂逅历史，在同一片阵地接续初心

曾有战士心存疑虑：营区军史馆设施齐全，“袖珍军史馆”只有几块折叠板，真有效吗？

某旅三营九连上等兵冯云雷体会最深。入营后，他曾4次随队参观营区军史馆，全程列队观摩、按流程听讲，虽然心怀敬畏，但是“触感”不强。

进驻高原驻训场后，每当演练疲惫归来，他从“袖珍军史馆”展板前走过，凝视先辈翻越雪山的手绘行军图，真实海拔、清晰路线、草鞋印记，让历史可触可感。他在对照中自省自励：先辈穿草鞋、忍饥寒，绝境冲锋；自己穿战靴、食热餐，更当拼搏。

某哨所二级上士小周，曾陷入红色教育“学用两张皮”的困境。以往轮休下山参观军史馆深受触动，回哨所后执勤标准慢慢懈怠，常抱着“差不多就行”的心态。

“袖珍军史馆”落户哨位后，一张老旧排查本影印展板震撼了他：零下15摄氏度的寒冷深夜，无监控的哨位上，老兵每半小时精准登记一次视野状态，字迹“冻得”歪斜，记录却无一遗漏。

后来，小周给自己立下“零差错”标准：装备检查逐颗螺丝核验，执勤情况逐项实名签字。如今，作为哨所宣讲员，他对新兵说：“大馆中先辈是照片里的英雄；小馆里先辈是看得见、学得到的榜样。”

某旅组织高原攻防演练，趁着空当，教导员讲起“袖珍军史馆”的内容：那一年，部队在附近执行重大任务，缺氧缺粮、无械无援，仅凭背包绳攀崖，一人牺牲却决不后撤。他的回忆，让大家仿佛看见当年前辈背包绳勒进掌心的身影。

冲锋号起，官兵跃出战壕，扑向主峰，无人落下，无人回头。教导员说：“伴随式红色教育的最大优势，是让官兵在任务现场邂逅历史，在同一片阵地接续初心。”

年底军区抽样问卷显示：小散远点官兵红色教育贴近感，袖珍馆评分4.8分，高于固定馆的4.1分。质疑消散，小馆精准补上了大馆覆盖不到的盲区。

如今西藏军区千里边防，红色故事不再静陈于展厅玻璃后，而是随袖珍馆、阵地微课嵌进巡逻路、哨所墙和出征前的小动员中。官兵听的是前辈踏雪守防旧事，翻的是同一道山口，立的是同一根界桩——从“隔着玻璃看”变成“踩着冰雪做”，红色基因融进扎根高原、矢志戍边的自觉担当。

第2067期

亲历者说

不出营门，战位寻根

■二级上士 李建骄

驻守高原，我心中常存一份遗憾。身为军人，职责钉在雪山、岗位拴在基层，常年备战执勤，去不了延安、井冈山，无法用双脚踏一路先烈走过的路；也抽不出整段日子，重走十八军进藏的千里风雪路。总以为，未曾亲临红色热土，寻根便缺了一程风雨、少了一分真切。

前段时间，我随队赴海拔4500米的高原驻训。连日高强度冲坡翻梁，我胸闷气短、双腿灌铅，中途几次想打退堂鼓。一天，路过驻训帐篷旁的“袖珍军史馆”，我下意识停下脚步。

展板上，老兵手绘的垭口路线清晰如新：零下28摄氏度、人均负重38公斤、一日连翻两座雪山。扫码点开，老兵的原声混着风啸传来——先辈们饿着肚子、踩着冰雪向西藏挺进，没人言苦，只说“往前就是胜利”。

那一串真实的温度和重量，“撞”上我身上轻便的装具、身后完善的保障，让我顿时面红耳赤。

原来，边关军人不必远赴千里寻根。战位立在哪里，红色根脉就长在哪里。“袖珍军史馆”把十八军进藏的征途推到眼前，把先辈的坚守立到身边。不出营门、不离战位，读懂风雪来路，扛起戍边之责——这就是高原官兵独有的寻根。

贴近战位 触达官兵

■张勇民

红色文化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根脉，是凝心铸魂、聚力打赢的宝贵资源。西藏军区创新建设“袖珍军史馆”，把红色展馆从固定营区搬至雪山哨所、前移至练兵一线，生动印证基层育人的一条规律：新时代部队红色文化教育，其成效如何取决于育人半径长短、战位覆盖宽窄、兵心浸润深浅。

红色阵地价值不在体量规模，而在覆盖半径。一个时期以来，少数单位抓红色文化建设，仍有“重硬件、重外观、重排场”的惯性思维。对雪域边关部队而言，地域辽阔、点位分散、任务多变、驻训流动是最大实际。固定大型展馆虽空间大、史料齐，却受距离阻隔、气候限制、任务制约，难以辐射偏远哨所、跟进野外驻训，往往形成“看得见、到不了、用不上”的教育盲区。

教育之要，在于贴近战位，触达官兵。“袖珍军史馆”以小型化、模块化、机动化适配高原戍边特点，可随车转场、随时布设、按需更新，有效打通红色教育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实践证明，把红色资源延伸到最远点位、嵌入流动战位、覆盖每名官兵，方寸阵地也能实现全域育人、全程育人。

红色教育成效不在集中造势，而在常态浸润。边关戍边，苦在环境、贵在坚守、难在常态。“袖珍军史馆”最大突破，是把阶段性教育变为全天候浸润，把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感悟。训练间隙有历史对照，巡逻归来有初心回望，封山守哨有精神滋养；老兵戍边日记、风雪守边故事、先辈战例史实就近可看、随时可学。这种无声熏陶，消除了教育的距离感、生硬感、陌生感，让红色基因在日积月累中凝心铸魂，真正实现教育不断线、浸润不断档、育人不落空。

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向是备战打仗，红色文化教育最终成效必须落在兵心士气、作风状态、打赢能力上。“袖珍军史馆”扎根战位、对接实战，把红色故事与高原练兵对标、把先辈风骨与戍边使命对标、把历史荣光与当前任务对标。展板不堆砌生平履历，只标注攻坚温度、负重重量、冲锋距离；感悟不停留口号誓言，只落脚训练争先、哨位尽责、险难冲锋。官兵在红色浸润中驱散畏难情绪、破除懈怠思想、点燃血性胆气，实现从“看了感动”到“跑了有劲”、从思想触动到行动自觉的深刻转变。

育人半径拓展一寸，强军底气增厚一分。新时代基层红色文化建设，必须跳出形式主义桎梏、破除规模思维惯性，坚持为战育人、向战深耕、贴近官兵，让红色阵地紧贴战位延展、红色教育融入练兵全程、红色力量精准赋能打赢，为雪域戍边事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。

锐视点